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聘新自玉

卷二十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九

書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高字新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

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

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

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管子 八卷二十 一 花齋藏板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主。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水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沈聘新評上言高曰所欲得此言生曰所欲至可見人皆有欲特患人主自解其高自失其生耳

蘇東坡詩集卷之二十

魯彥評惟常  
則不變天人  
源治冷

楊慎評入地  
則為對亦聞  
心裁格而無  
深意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管子 八卷二十 二 花齋藏板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

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

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夫未嘗變其所以

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

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

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

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

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葉水心評節  
不可更王政  
所以配造化

李泌評威立  
於民民何可  
不得

楊慎評此啓  
深居靜攝之  
病然有自輕  
其威者此亦  
是藥也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  
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  
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  
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  
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  
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管子

卷二十

三

花齋藏板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  
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  
載之入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  
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入主去其  
幽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  
威可載也

劉正域評人  
君心如風雨  
則怨怒不及

劉聰評同民  
好惡故政樂  
而令行

朱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程敏政評欲  
術令必先樂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管子

卷二十

四  
花齋藏板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後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沈維垣評靜  
伏二字見治  
處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管子  
卷二十  
五  
花齋藏板  
不言而廟堂既修。

張榜評歌樂  
美行民藝之  
好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朱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百姓。僭壽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何潛評詰搖  
詬甚危

無儀法程式。新。初。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管子 卷二十 六 花齋藏板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攻。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何良後評亦  
明德惟馨之  
意

蘇賦評羿與  
造父奚仲取  
審恰中舍道  
術巧而求治  
其何能治  
楊慎評別淺  
以規深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管子  
八卷二十  
七  
花齋藏板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園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固，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張嶠評衆理  
和富語幽括



姚樞評依稀  
不識不知之  
風

朱養和評鵬  
冠亦曰夜行  
惟心陰爲之  
行

黃震評調調  
美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  
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  
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  
言。有致。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  
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  
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管子  
夜行者獨有之乎。

卷二十

花齋藏板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  
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夫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  
之隄。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  
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  
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  
之隈。奚有於深。

古正評聖賢  
人蔽主明于  
古烟戒

沈勇新評顧  
憂所以準言  
行

種軾評舉長  
伊非計速

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處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管子

八卷二十

九 花齋藏板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李泌評得戒必諾戒必方是聖人之言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管子  
卷二十  
十  
花齋藏板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謬大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餐疾核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楊悅評納諫正以肥身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梁養和評性  
公則字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管子

卷二十

十一 花齋藏板

葉永心評使  
人所以重器  
使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上如由切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周元會評事  
用最壞事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孔穎達評無  
取者孫子取

程敦評廣  
理句新異

趙用賢評功  
失正衰可為  
忘邪之箴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管子 卷二十

十二 花齋藏板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

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

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

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

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

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魏評和之  
福不止合行

蘇軾評萬物  
程式一語該  
盡

寅震評愛中  
之畏無不樂  
用

何遜評樂之  
生之若君自  
為地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  
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  
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  
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  
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賔者不肅儀者  
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  
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管子 八卷二十 十三 花齋藏板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  
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  
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  
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  
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  
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沈再新許扶  
持數語可謂  
見宗

曾彥評道變  
化身渾朴

長嘯評持滿  
最難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管子  
卷二十  
十四  
花齋藏板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宋長春評即  
魁盈好謙意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德士享評說  
也了孫意甚  
深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  
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  
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天不吝也。故曰長貴顯而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  
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  
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  
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管子

卷二十

十五

花齋藏板

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亾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  
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張栻評利民者帝王之寶

向俊良評惟理無私

朱養純評勝敗死巧拙然巧詐終不如和誠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管子  
卷二  
十六  
花齋藏板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劉繩評可儆  
交道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官人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不論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  
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  
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  
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管千 卷二十一 十七 花齋藏板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母告不知。

揚慎許須先稱人品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葉水心評切中世病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章法好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管子

卷二十

十八

花齋藏板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眾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眾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沈氏新評衡石程書只是不自去而善因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姚樞評使不  
忘處最微

朱養純評上  
蔽下獲故下  
不得通上不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  
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  
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  
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  
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吐  
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管子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

卷二十

十九 花齋藏板

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  
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

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  
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  
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  
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管子

卷二十

二十

花齋藏板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爲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抵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爲

劍體，與後世就文通酷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朱養和評有  
物有恒言行  
河後再矣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注莊。信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七卷二十終

卷二十

二十一  
花齋藏板



雖世宗門氏臣  
麻目魚腹本宗探賤自成一說其說則謂其說  
一葉先宗門耶。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說敏政評莫  
治亂強弱  
不可欺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非弱即惑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管子  
八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胡環評始知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廟  
堂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其危我以德衆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沈氏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弄矣即  
王孫何侯諸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蕭軾評是爲處士可破

何良俊評以好捐國可憐尚畏

李泌評情偽不見成何上下

荆潛評荒嬉讀此宜骨竦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

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管子 八卷二十一 二 花齋藏板

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芻蕘蔽美揚惡然則

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芻蕘者處前寡黨者處

後夫芻蕘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

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

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

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

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宋養純評私  
黨之禍甚熾

朱長春評能  
使上不悔不  
更術果巧

張榜評各解  
皆非管子親  
筆故文多淡  
弱惟版法解  
獨勝

程敏政評揭  
出法事凜然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  
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  
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  
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  
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管子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  
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管子解第六十六

管子 卷二十一

三 花齋藏板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  
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  
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  
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沈氏新評正  
植法天經風  
雨法時運高  
下法地紀始  
可飭三經以  
有國

張榜評考逆  
湯濂酷似韓  
非

朱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旭可愛可驚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

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

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刑語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

不私近親字法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

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

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管子 卷二十一 四 花齋藏板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權稱之言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謹刑至要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管子 入卷二十一 五 花齋藏板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李泌評先易不見全在人審察

張栻評盤旋綿邈

楊慎評舉廢二語大非淺思之筆

楊悅評知亂爭所由階便

柯潛評順利所以令民鄉意勝任語中實旨

曾彥評說到心逆量失直我人事要領

沈鼎新評如此用財力便是反息之原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

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

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怒而行也度

管子 卷二十一 六 花齋藏板

怒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

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

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

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

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

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

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

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直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  
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  
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濶濶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七  
花齋藏板

沈氏新評上  
持法而下循  
吾何容差參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  
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  
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

邪化冷往民移

灑賦評恍惚  
華音之野

沈維垣評信  
恐始可用法  
一捺一痕

柯潛評凍雨  
灑塵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筭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管子 卷二十一 八 花齋藏板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曰伍於四時。 利愛是至 實

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續 按

當作悅眾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眾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眾在廢私。

不長善評必  
亂心道必當  
必理則怨自  
歸

長嘆評事衆  
語歸案尚

胡瑗評以不  
利利以不有  
爭善致真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管子

八卷二十一

九

花齋藏板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  
有予人者也

榮長春評解  
寔忽附問答  
一條未刪之

桓公謂管子曰自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管子  
卷二十一  
十  
花齋藏板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刺情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

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

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主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沈鼎新評欺  
犯亂三字明  
主宜懲

李泌評孤黨  
最壞事



羣黨而成。如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

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羈輒評必用  
必服正是長  
處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管子 利畏二字佳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程敏政評人  
王魁柄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收

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

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

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

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何良俊評魚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

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宋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滅  
法安臣

葉水心評曰  
廢已奪可為  
寒心

朱養純評貴  
賤無所因緣  
而進便無雍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貴而見大臣。不因其法。而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  
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  
管子  
八卷二十一  
十二  
花齋藏板

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

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  
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漢書卷之五

賈彥評斷不  
秦石是病根

一遊學對對  
法法皆一門

李泌評一西  
一遊如釋鼓  
應

柯潛評案法  
廟意不淫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三 花齋藏板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收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吾正評會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憑

沈氏新評刑  
法是用民大  
柄不放二字  
令人颯肌戰  
般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宐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四 花齋藏板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蘇軾評惟獨  
則乾剛攬與  
衡石程書不  
同

周元會評波  
麟銷班珩

釋敏政評法  
嚴故難犯

其尸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管子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巳。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沙鴻新評官  
吏不私極正  
以去欺

權衡軒權衡  
本以去吏私  
解即以喻吏

以其吏昔權  
衡也不事權  
衡諸意會甚  
作

何良俊評學  
公平最確

朱養和評不  
管實功是  
以執事盛行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  
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謂成。詳情。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  
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  
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  
貨不行於吏。權衡乎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  
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謂與權衡異。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  
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  
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  
以長短。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六 花齋藏板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  
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  
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  
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汗之吏在庭。如此則羣  
是通為。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  
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姚樞評賞罰  
應毀譽非古  
官人之意

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七

花齋藏板

曹彥評汚汙  
如海暴暴如

山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五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倭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倭以進其譽按倭同交後放此

張榜評漸微  
而積更可畏

宋長春評爲  
之視聽蔽主  
甚矣

胡瑗評從來  
僉王大都老  
奸蔽法

沈鼎新評功  
罪重私今世  
管無處着口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芻蕘。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八

花齋藏板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可痛哭。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姚樞評重臣  
之勢至此

程敏政評處  
家自不及國

張榜評私之  
一字有嫌以  
人事君之義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子

八卷二十一

十九

花齋藏板

管子新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

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

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

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

人

餘論評不尊  
君在國皆由  
力法不明之

致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  
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  
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  
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  
此者非朝臣少也衆其心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  
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也

李泌評石破  
雷沉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  
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管子 八卷二十一 二十 花齋藏板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  
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  
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為務如此  
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  
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  
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  
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  
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  
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郭正域評定  
八品如鑑

沈鼎新評不  
試不官宜功  
贊之鮮

不依  
事非是  
新行長非

洞濬評是非  
事情非量度  
不析

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  
士士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  
任法而不自舉馬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  
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  
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  
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強不凌弱眾不  
暴寡萬民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  
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管子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安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  
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  
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三

花齋藏板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續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

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何良俊評讀  
此與一之日  
二之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饒春色

補士亨評春  
作之衆易後  
而飛耳於五  
衢阻牽之嗟  
則隱然動念  
千人之繇易  
起而長目於  
萬畝不舉之

稌則餽馬傷  
恣又國幣有  
籩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貧  
盜匪不得不  
嚴刑而禁故  
不必厄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斃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窮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三

花齋藏板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爲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爲百日。則爲失時。不可以種稷矣。故曰百日不稅。稷。稅。執也。種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本按陽凍。凍地上也。陰凍。凍地下也。稅。同義。別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稅。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稅矣。是稅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春瀆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達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幽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  
策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  
傳於術矣術病道利飢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  
策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  
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  
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

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  
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

後  
作  
緝績微織而  
功歸于府  
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

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四

花齋藏板

不血

梅士享評民  
之耕織皆歸  
上此上一  
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奪民  
時弃民本而

沈氏新評亦  
似假義以漁  
劫

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  
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  
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  
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  
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

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春瀆馬之乘在御以策為進退緩急凡策取義于此

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  
猶策乘馬也虞國舉策之綱策之詳在下然亦數盡  
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  
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策貨略做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卽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  
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  
而坐贏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  
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  
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尊筴大大夫家之貸筴  
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管子學評周  
禮十二荒政  
有弛役之條  
管子遇凶旱  
水決有修宮  
室之樹之庸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

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管子  
八卷二十一  
三五  
花齋藏板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七。以其守

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  
義。則且為倍克。橫征實其口矣。

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決。民失

也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管子管子曰

賴軾評庸以  
爾力食亦救  
荒一錄

張榜評起衆  
而合民失本  
便非善將國

葉心水評相  
圖語初特

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彘無畜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寡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儉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上役庸弛者應存業之息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得加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役活饑民一戡亡命二因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筴也今至於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馬則民被刑僂而不從于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六 花齋藏板

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

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

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

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

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

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與此

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闢則筴乘持流之數此

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

流已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務慎詳地用  
 禾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存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  
 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  
 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臬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  

 若一（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  
 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
 
 下壤守之若干。故  
 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  
 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  
 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七

不齋藏板

管子  
 問乘馬  
 管子對曰  
 布織財物  
 皆立其貲  
 財物之貲  
 與幣高下  
 穀獨貴獨  
 賤桓公曰  
 何謂獨貴  
 獨賤管子  
 對曰穀重  
 而萬物輕  
 穀輕而萬  
 物重公曰  
 賤筴乘馬  
 之數奈何  
 管子對曰  
 郡縣上臬  
 之壤守之  
 若干間壤  
 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  
 籍而民不  
 移振貧補  
 不足下樂  
 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  
 下壤之衆  
 章四時守  
 諸開闢民  
 之不移也  
 如廢方於  
 地此之謂  
 筴乘馬之  
 數也

管子卷第五十二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

柯潛評文事六蓄羣材俱

由上用

不秦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

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續按

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

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春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

管子 卷二十二 花齋藏板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

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

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織功歸於府者。非

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

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

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

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續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郭正域評用入勸下各有所積

蕭賦評勝非蓄不致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伏聞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管子

卷二十二

二

花齋藏板

朱長春評一本鹽鐵官市

帳耳文極便極巧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統矣

張榜評此篇最精詳曲折

梅甘亭評周禮有鹽入掌

鹽之政今以共百嘗之鹽而不聞鹽筴之征王者熙

未世用財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

負海之刑。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

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靡不得不籍  
官於山海亦  
世道升降之  
機爾也

楊慎評商生  
利者也謂日  
生利二百萬

張榜評此言  
蓋官之利而  
預并鐵官總  
算於此共得  
六千萬別一  
法也與四倍  
貸處同法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釜。釜二兩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

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

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禹筭之商日。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

二百萬合。為二百鍾。春通筭。市賈之計帳也。十日二禹筭。以一禹筭。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管子。卷二十二。三。花齋藏板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

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

人之數。則所稅之鹽。六日百八十鍾。月人三十錢之。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如。此。推。筭。籍則當一國。而有二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

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

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故

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僅在

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廣水心評因  
鹽官并及錄  
官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  
千萬。是一加兼二。國人籍之。正為六千萬。鐵正在下  
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  
此數。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  
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若猶耕然後耕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鉞。一刃。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鉞。羊昭反。行服連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鉋。羊昭反。一鋸。一鋸。一鋸。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

一鉞。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

之重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鉞之重。每十分。加一

女之籍。得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十鉞也矣。分爲疆。而取之。則一管子  
八卷二十二  
四  
花齋藏板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疆。而取之。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

籍。得三。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

勝。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

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鹽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釜十五。吾受

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

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春

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

穠士亭評因  
入山海一味  
富國與民同  
利之意。漠然  
矣。  
張榜評百錢  
一釜吾以百  
五十收。而受  
之以二百賣  
而。出之較原  
價得一百

朱養純評讀  
終篇未完天  
子與賈爭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

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

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决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檀以助式征。寧權奇之正乎。但為君

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訕微桓天下騷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

無不衰而與利無與利而不亡。對人哉。其食其用其利其貨而

朱長春許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

以實者不為非策。但平準坐市不可取。山海在天

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

有不主於君也。况其山川曠逸乎。自古山林川澤

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

下為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

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

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管子

八卷二十二

五 花齋藏板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非其難。然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管子輕重六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  
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  
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  
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梅士亭評民  
皆仰給於上  
故見予之形  
王不橫征於

民故不見奪  
之理此王政  
所以民悅無  
釐而非謫詐  
以愚民也

梅士亭許君  
操其柄故聚  
藏自君利藏  
亦自君蓄蓄  
不得乘民之  
不給以專利

本愈重則積  
愈多幣愈鑄  
則以愈廣然  
國熙熙盡聽  
大君之調制  
所謂利孔出  
於一而其國  
無敵也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

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其文不益百計其本公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成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寒民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管子 卷二十二 六 花齋藏板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

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

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

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

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

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

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也。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

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禹新評家兼并以致民飢用之罪實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鑿鑿籌也量用耕田發草土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

委積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也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

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入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

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管子七八卷二十二花齋藏板

不給以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也餘不足分并財致匱乏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

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梅士亨評輕則上歛之而民悅以便於易替此重則出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爲衡國依於民



民利則君利  
什倍也。

張嶠評欽輕  
散重自得其  
平。

程敏政評射  
泄二語新貴

孔穎達評與  
民所乏便是  
利。

朱養和評輕  
重于二者則  
不可歸平。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可得而平也。

允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管子 八 卷二十二 八 花齋藏板

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

人不可。檀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以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

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

壯也。離情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正

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

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

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

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

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管子 卷二十二 九 花齋藏板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

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

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

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膏。歛也。委。所

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二人廩食十

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

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

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

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采長春評處

謂游手未作

不在授田之

戶但據戶而

籍則戶之外

虛得養矣

柳士亨評五

者徧行而不

盡故征薄易

供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移

人君作民間

二大國戶大

責非名可差

而事不給故

後儒有疑周

禮偽亦於國

服案之

李汝評物有

輕重而准以

御之故調一

郭正城評細  
舉抵距衢託  
之國以起功  
賞孤繼之害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

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

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

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

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

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

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管子 卷二十二 十 花齋藏板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

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

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

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

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

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乘長春評本  
議不了忽起  
乘三國大發  
議方引入地  
脈有此龍兵  
法有此陣

朱長春評看  
他澹澹結法  
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  
關照

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

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

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

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權似乎常平便

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

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毋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壘圖捷干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子至此

管子

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

子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日籍於號令使去

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

劫于市哉管子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日

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

後俟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見鼎贖後人行之

如莽之周禮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

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朱長春評看  
最難解故為  
詳疏而論之  
亦意道之耳  
大指或可通  
小小參差自  
在不失其解

管子

八卷二十二

十一 花齋藏板

曾彥評軌數  
詳悉

梅士章評此  
節總之相田

之高下而多  
方均施視歲  
之豐凶而善  
為歛散穀與  
幣時以為衡  
幣時以為衡  
穀多則以幣  
其濟而用饒  
歛穀故民得  
其食而不困  
收幣故民得  
其食而不困  
自又以幣歛  
萬物幣盡在  
下而萬物盡  
隆於上此君  
民兩利之術  
也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

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

業直時而橫古莫之春通今吳方言反之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

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

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

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

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

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管子 八卷二十二 十二 花齋藏板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

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

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

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

于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

乘之幣春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

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閒田

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

准春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民也曰

甄極評省補  
以滿准法最  
良

吾所寄幣

春通寄幣即息幣

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

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

春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

春通即上滿其准

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圭上坐長加十也

春通與下重加

十應此言

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

春通

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

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

春通以幣

息穀又以穀

以穀為幣環穀而應策國奉決穀反准賦

軌幣

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

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春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之法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三花齋藏板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

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

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

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

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

春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貿易廢著之法

歛萬

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

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

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乘長春評兩  
相出入上下

江南棧積戶  
質虛賈之廢

居也又富人  
兩頭責一籃

一田大要軌  
法主此兩應

百軌曰壞曰  
乘皆還轉之

義

郭正域評奔  
流下急流

楊慎評文如  
金錯刀

朱長春評公  
器公衣假民  
以功事其瓊  
然一農官司  
之窮形免於  
貸實家富無  
所平權民貴  
者而峻功時  
此重農之大  
政也王者務  
之何止伯國  
無藉於官而  
大豪專其重  
矣又無儲於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  
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

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  
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管子 八卷二十二 十四 花齋藏板

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

勝籬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

械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

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

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

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也上

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

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

富人而得賈

居其處矣此

與平準相似

而利相反

朱長春評具

移布帛假補

不足農早作

而多功則穀

倍矣倍收之

又為散散之

穀不滯積牛

馬歸賦此政

之中有求民

與國兩富兵

與食交足

沈昂新評說

本輔時矣而

時又以調本

輔

揚慎評榮屋

翼也惟廟有

之官中惟廟

之四榮樹其

除不可樹恐

諷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

棊室奉棺榔

與莊子祖栳

高明麗禪傍

同專異詞各

成其工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

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涓陽瓊

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

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土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

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秦通二家上二家散其粟反准

牛馬歸於土秦通二家上二家散其粟反准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

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

民此去丘邑之籍也秦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

管子馬言稼于日牧于野故田外之十五花齋藏板

管于卷二十二貲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國穀之朝夕在

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於野外也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

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

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

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

于室無賊穀宮無樹榮以無害宮榮樹則庇明女紅

見焉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

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橙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

上為棺榔之奉柴橙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榔

之租若干



黃震評又折  
山租租密而  
法詩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以以繩謂之國軌春廣山租已密矣猶曰

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

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

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殮先王之恩于民如此春

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

軌古山有虞澤有衡額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

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

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

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

管子

之袖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

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

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

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

謂周一國之供是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徭一

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

五十年故我

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肅

賦民之寬三

代無有也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臣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臣管

地之權臣

劉繩評人地之權皆由于天權

管子

果養和評竹披風入輕峻無倫

天賦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檀章延反

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

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

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

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

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古地完凶旱水洪

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

山之陽綺千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七 花齋藏板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額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

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無權而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也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乘養純評上  
十去九數甚  
當

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

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十生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贏

守豐之賤，兩質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凶而

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穀。筭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權。管子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管子 卷二十二 十八 花齋藏板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

可為百也。故曰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

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

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

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

矣。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沈維垣評流  
策故為十為

揚忱評守數  
平流語確然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或以言曰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平准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乎又

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

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

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

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

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

管子人卷二十二 十九 花齋藏板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春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

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策常決運其半

以下通寒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

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方穀有財有用故穀幣

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典孝

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

-5 155 45 965" data-label="Text">

一金衣以道官枝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

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

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

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是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

沈氏新評趙  
時勤業勸行  
乃以善民

楊士亨評高  
仁高慈孝乘  
民之富足而  
風之禮義之  
化

海士享詩每  
樹蓄必求其  
能者而給賞  
優置之所以  
重養黎民無  
所不盡其心  
至五官技之  
設駿駿乎進  
於教以翼民  
行矣

柯潛評五官  
六家初解會  
義

蘓軾評此合  
言君樣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謹守。無教富人。俞為禍。駕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執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管子

八卷二十二

二十 花齋藏板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樛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揚慎評詩記  
可以備行禮  
義可以占吉  
三者合持爲  
棟行當是禮

本長春評國  
機三言奇體  
亦奇以疾徐  
完上以度法

禁繆引下此  
文家隱脉周  
以下無矣

沈鼎新評以  
心爲國殊深  
標

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筆永反。說反。與柄同。春通。土五官。謂君棟。枝。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爲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設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徃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徃而戒來。以形禁也。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厄心。禁者。鞏而不革心。故問心禁。一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德禮。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

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國機徐疾之極矣也下矣古先王

置幣行具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

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寵以龍富人之資是盜也盜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蹈蹠之不若哉禹氏玉汝漢

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

有守家不藏文仲山濼以居為重卜也故曰桓公曰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資數百里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其數可北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

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管子 卷二十二 花齋藏板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

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

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

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爨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

還四年伐狐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

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平以意取行五月

粟足可共三軍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周元會評說

龜所自

東海一

梁水心評

入東海一段

高階

梁水心評忽

李泌評無貲

語更初

月食也下文應明

劉總評敘事  
古博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

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葦築室賦籍藏龜葦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獻

文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

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

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富家以助策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三 花齋藏板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寶蓋而以號飾所謂與令

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

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

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

心而愚民者可醜哉化舉乘時之法也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黃震評民皆  
從好良然



沈禹新評肥  
故器幣垂輕  
故土祿虛

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斂。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少。而在官之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四  
花齋藏板

孔穎達評動  
農行幣自然  
富足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王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朱養和評三  
念何可見于  
國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

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

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

其官能。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美田大夫也。天子以

乃可官。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

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五 花齋藏板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

間。而利筴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矣。桓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

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芻而

-5 145 45 960" data-label="Text">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故天子失其

既與新評三  
笑而准以軌  
則利權不下  
操

黃震評天子  
不攬權令諸  
侯以下收其  
愛非也

宋長春評景  
公之庸昏猶  
知曰有粟得  
而食知典伯  
之君卿曰守  
國守穀而已

矣鉅橋何以  
爲入散教倉  
何以爲入守  
七國任地富  
國之士用計  
然白圭之策  
而託于管者  
徒爲青苗階  
漢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凶

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  
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  
大夫以幣穀之美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  
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爲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凶由  
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  
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六 花齋藏板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緇千萬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藏緇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卽積委之幣春秋國

穀去參之一去滅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

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

上熟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法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秦春國

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時計其價以穀

郭正域評與  
穀收穀大有  
術

梅士享評此  
言上能致穀  
則穀不洩於  
天下真國策  
之得而豫備  
以待凶荒師

姚樞評守重  
流原非閉糴

旅者也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為穀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之輕重無不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  
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榛國策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  
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  
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

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以盜國背君况於利策乎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七

花齋藏板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  
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  
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  
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  
之穀不定而自平矣穀不散出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

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

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

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

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楊慎評王伯  
兩言了然道

破

一言以蔽之

五言以蔽之

吾正評藏篋  
一言可為寒

心

兩言了然道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一鄉

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

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

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

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秦演殘國亡家藏於篋理財

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散所以為何

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

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

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慳圭之口所不屑道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八 花齋藏板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

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

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歛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

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歛之無窮幾

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

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筭之不如上筭之然而以時笑

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

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

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桓公曰何謂

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

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五分在下

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輕散幣

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筴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買去分當下

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

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征之籍

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

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

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

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

管子八卷二十二二十九 花齋藏板

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去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春通斂三賦七。正是什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何俊良評歛  
三賦七則什  
去七而為奪  
以會

楊忱評乘  
疾徐與上乘  
時進退意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壘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管子 入卷二十二 三十 花齋藏板

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春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

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聖人理之以徐瘞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

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沈禹新評財  
終有始亦巧  
於專

矣養純評曰  
重用則荒價  
與平價異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

(春通)用若干平

價也。重用若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

即臣乘馬

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

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

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管子 卷二十二 三十一 花齋藏板

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

為黨。為州。齊雖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

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

就而庸之。一日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

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

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

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

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

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今刀布藏於官

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今刀布藏於官

豈彥評准價  
就役等皆隨  
時上下之術  
管子卷二十二  
花齋藏板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狽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

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

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

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園牧獸人之養也。養專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廩稱專養。

管子 卷二十二 三十二 花齋藏板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俎。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

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

大夫列民之用。牢策通而國策乃通矣。大夫家 大夫

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

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

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春）

合游。如社會。醪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踴倍

此通策合游國策。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

禮賦評以空  
笑通國策亦  
甚修

朱長春評漢  
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  
此通策合游  
又無濫乎不  
以儉示而以  
後淫一時之  
權非國法也  
平仲之不檢  
立信乎耻盈  
禮也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

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

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洩之國。

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

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

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春通

器之質。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柶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管子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

庸傾為廢居。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乘時以調。現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計器以天下之正。是此非報正。變之。變也。謂之國

常。常十。公。文。五。藏。粟。之。國。蓄。不。滿。則。多。正。穀。與。正。調

一四賦  
管子卷二十二終

卷二十二

三十三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

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管子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三

張榜評攷據

地數因用詳

據道古

魏樞評陶天

字及刈莞語

瓶異

管子卷第二十三

楊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雲珠玉滋此

亦文之見

者也

葉水心評金  
從不出以制  
用

沈氏新評天  
地財利善用  
之便不竭

柯濟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奇經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鏡。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三。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管子 八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  
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  
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  
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  
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  
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  
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澇。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  
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

朱養純評字  
財能因全在  
理號令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

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

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

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郡曲周縣。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

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斂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管子 八卷二十三 三 花齋藏板

鼓十二緝。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

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

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

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

於民。准衡之數也。階曰匹。夫米穀而衡粟。其數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啣鹽。百口之

乳類達評亦  
是一意

劉德評食鹽  
數鐵志不敷

張嶠評行權  
以宜民民不  
知

曾彥評善用  
本自語

家百人。咄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

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

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

管子

卷二十三

四

花齋藏板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春通王母聚傭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端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

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

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

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

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管子八卷二十三五花齋藏板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非用禹氏之玉

禹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

名玉之所出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

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

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

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求其禽獸之皮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皆以雙武之

宋長春評散

散微久文讀

俱有可觀濟

不奇簡而辨

周禮之下大

戴之上

梅士亭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黨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也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

述數聖大會

骨氣道古

楊枕評皮裘上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也。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飾也。謂之瞻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

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猛獸。若從親戚

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

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

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

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

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李必評以數制二五則財用不盡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筭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通

朱表和評守口耳目使新

沈萬新評用原隨人非堯舜必用數



沈維垣評經  
重法甚嚴削

不足以共。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屬國定名者。割壤而  
管子  
八卷二十三  
七  
花齋藏板

何俊良評封  
君之臣語奇  
情

郭正斌評因  
兵書與諸實  
入獲利非變  
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春通讐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  
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李泌評上操  
本始利始有  
所歸

岳正評利在  
持輕以制重

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春通漢吳筴反。無鹽氏一歲息十倍。

乘於兵加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

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其在

塗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塗衢塞。後之關權本其在

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

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管子  
八卷二十三  
八  
花齋藏板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

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蘇試評調原  
備賞法極周

卽貴賤之數。持其輕而  
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

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

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

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管子

八卷二十三

九 花齋藏板

沈陽新評本  
管子倉故能

一天下

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卒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周元會評人  
與民食何可

士

黃震詩守平

虛與禍居句

饋雉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管子

卷二十三

十

花齋藏板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孔頴達評金  
從穀幣爲高  
下則用刊

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楊悅評金權  
馬制於度最  
當

張榜評百  
千乘萬乘立  
市處雖然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王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

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

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

之制此亦所云稜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一 花齋藏板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

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

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

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

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周賢評  
賜周悉故民  
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土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若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官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二

花齋藏板

朱養和詩光  
王謹始正以  
防飢寒

姚樞評秀色  
卯沐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馬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宋長春評三  
代尚忠實文  
數殊用一如  
此

劉繩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此  
讀其法一  
宋長春評三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  
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  
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  
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  
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三

花齋藏板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  
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  
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春通驅猛獸以利  
民曰逃爪牙。弛山  
澤以子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  
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  
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  
安也。

也

管子對曰。請兼用

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

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暉評五家之法非後世專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  
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靡  
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筦  
于其械器益利而搏流守  
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  
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  
所設盜之所藉無在子絕  
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沈禹新評好議亟變是其輕重處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  
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  
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  
議者嚴  
管子  
卷二十三  
十四  
花齋藏板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  
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  
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  
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  
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  
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  
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  
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不

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  
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

梅士享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粟粟而



奪之流此好  
事之誣然且  
可爲君縱樂  
者之戒

狂敏政詩來  
財致民創議

遂演

梅士事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爲  
君信愛寵之  
戒  
種評陰陽  
靜奇而詭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  
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  
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  
有積五竅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  
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  
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  
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  
將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五  
花齋藏板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潮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敵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家有棟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然。上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問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尚正評五戰  
義整然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管子  
卷二十三  
十六  
花齋藏板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續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

通傳戟。謂死事。實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馬。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沈禹新評  
非富不足則  
輕重宜衡

朱養純評國  
勢強于民心  
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鉏之數不得為侈命馬春通曰  
平是賈  
不左不右故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鉏無止遠通不  
不得侈命

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七  
花齋藏板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  
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  
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  
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  
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

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牛馬絕  
罷而相繼成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  
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沈維垣評  
然一語更奇

管彥評生不  
若聚斂利之  
原

揚慎評盡說  
則政至委骨  
則向來

郭正域評室  
氏聚斂俱不  
和而藉鬼神  
心未然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軼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

近。鵝雞鵝鮑音保之通遠。鵝鶩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

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

解。弓弩無匡軼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鵝鶩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

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鵝雞鵝鮑。彼十鈞之

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弩不得業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弓弩無匡軼

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

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海士亭詩前云立祈禱以

函山澤正謂

宋長春評祭

之用愈幾何

而曰百倍異

日說夢耶兒

戲耶

宋長春評春

秋之晴幾荒

遠小侯耳曰

莫強是鬼藏

而露尾也

海士亭評前

海王囚人之

山海假之名

有山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刑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預提

天下之權

場慎許水齊

者齊之于水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鄰，立大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

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種賦詩令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莛。大曰薪。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  
而具也。果與之鹽。和菜謂之飯。此以曰果與之鹽。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  
之町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  
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鞵。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  
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  
則北郭之町有所歸。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  
倍之利。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

花齋藏板

梅士亭評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枰之為佳  
故于楚于燕  
予齊無所不  
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蓋石也。春通黃金中蓋石。以上不操輕重。而  
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倪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食。女母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  
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涖薪。

草枯曰涖。  
采居反。

煑沸火為鹽。正謂精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宋養純評禁  
者蓋而託以  
農事戒自大  
夫權之用陰  
也

宋長春評常  
時分國可用  
耀鹽日罷封

建有行而無  
難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鹽相減于古  
不知幾矣

揚懷評賈人  
東鑿是通病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待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備同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耀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積鹽而又能

公曰諾乃以令使耀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管子二十一花齋藏板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有金而又能善以衡萬

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輪之給馬

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

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

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

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才資純詩一  
財耳為給為  
歛法亦便

黃水心評守  
淺互期斯能  
制輕重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  
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

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

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

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

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

望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疆

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

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干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沈氏新評易  
夕具而一怒  
攘利何極

振揚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張嶠評譚然  
王模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馬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三 花齋藏板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願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正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孔穎達評此  
固有軫恤深  
痛

管子  
卷二十三

奇正評可因  
不因便非好

入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

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

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

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

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

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

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

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四

花齋藏板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

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

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

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

侯足其所不落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

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

可知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為三准能為

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宋養和評兵  
費果可慮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五

花齋藏板

郭正域評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清溪評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蕪賦評慕蔽  
賞則無遠險

梅士亨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今  
使亦自珍其  
貨之奇珍于

必廷臣得以  
歸塗之便載  
吾國之贏亦  
招遠一策也  
雖然使管子  
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之時  
文王之緒德  
澤洽于天下  
其招遠又不  
止此

朱長春評豈  
能去中國其  
遠漢窮河源  
猶非竟崑崙  
也此曰八千  
至意西蕃別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鈺他卧切服而以為幣

管子 卷二十三 花齋藏板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舍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掖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玕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為

有名國如小  
西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  
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卷第 三終

子

二一三

三七

花齋藏板



雖夷之大難也  
市為服也此中國  
馭夷之大權也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不註釋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績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管子

卷二十四

花齋藏板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涉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涉水

揚慎評流之

殺也飛鳥下

走此疑于蟻

渡矣

劉總評色澤  
媚好

朱長春評涉

金木于丘壤

東西南北于

朝夕都不相

沈氏新評說  
國策之成鑿  
然

柯潛評如列  
海珍山寶

蘇軾評織悉  
畢燭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崩山此皆距周

管子

卷二十四

二 花齋藏板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鈔一鎌

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釘一鑽一鑿一錡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橘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城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  
則饒淫則貧  
可卜民與國

孔穎達評輕  
重高下宜通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壞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

噴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眾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漢沃土之民

管子

卷二十四

三

花齋藏板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倚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粟溢於正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下桓公曰壞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知也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

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

戟程諸侯五金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

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

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

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皞評欽強  
求最足府怨

楊忱評食為  
民天少則不  
能令

月天心順水  
蘇詩

朱養和評語  
題上眼擊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

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

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

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

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

也。秦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

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

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

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

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

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

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

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

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管子 卷二十四

四 花齋藏板

沈禹新評  
萬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昔墨子人千金。一財。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管子。卷二十四。五。花齋藏板。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鴛

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宋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禁水心評善  
曲防得體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

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非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管子

卷二十四

六

花齋藏板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路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趙用賢評不入公稅瘠弱殊可危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赤一法

楊士享評有兵無兵粟藏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隈壘不為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綠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春通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為耕不入於公稅

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谷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管子  
卷二十四  
七  
花齋藏板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四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管子

管子

管子

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然則商賈不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管子曰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管子

八卷二十四

八 花齋藏板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管子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使卿諸侯

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

思之澄明也明穀則

季泌評今農夫勸事便是益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何俊良評四  
秋立論新矯  
關流

曾彥評儘繼  
悉

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  
八卷二十四  
九  
花齋藏板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為猶

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

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駢賈之所不屑童兒之

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

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士享評此  
陰謀也瘠人  
以肥已管子  
必不爾姑取  
其朝天子耳

沈冉新評借  
石壁以收財  
耗天子以令  
人亦是詭處

楊慎評此竈  
下之言奚奴  
之所矜翹也

梅士享評為  
天子之養不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濟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留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挂

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壁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不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管子 八卷二十四 十 花齋藏板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

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去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施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

備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憑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

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

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管子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足以此號名  
天下雖謫血  
而正矣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求  
之楊馬之文  
謹而志之是  
可發繫

朱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字

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毋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  
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  
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管子 右菁茅謀

卷二十四

十一 花齋藏板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笏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山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桃樞評臚列  
刊貧萌劃如

指掌

蘇軾評又歸  
到反號令

朱長春評賈  
主計也君令

百餘家。實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朽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芻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管子。卷二十四 十二 花齋藏板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居  
操一物出以

曰中純萬錢  
何市而信之

一枝一鼓以  
決子息而焚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徒則亂

賈

二十七年  
六

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  
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  
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  
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  
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  
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  
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三  
花齋藏板

沈維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  
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苳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苳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苳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

岳正評納東  
賑西故準平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鈺二十也。十二勝八合

也。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鈺二錢也。請以令籍入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管子不盡也。卷二十四十四花齋藏板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宋長春評四  
守皆民之必  
急市賈之必  
通上守其謝  
下何以禁其  
通禁則旅絕  
市擾民貧國  
亂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黃震評此假  
神以罔衆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卽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  
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  
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  
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五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託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  
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  
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  
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  
大事。此謂乘天膏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膏爲利乎。  
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賈人曰。唯財之以。財不  
可以一  
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  
城陽大夫如  
畫

朱長春評此  
猶繆而近于  
正黜一人而  
國偏施

梅士亭評此  
亦詭計不可  
復也姑取其  
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  
巧而曲

城陽大夫  
柯潛評形容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合餘糶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管子 卷二十四 十六 花齋藏板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賁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高元會評動  
以父母獲其  
財貲謀甚深  
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呼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成一歲，而管子

卷二十四

十七

花齋藏板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空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來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長春評人  
君將禁游俠  
以歸本業  
漢刑三人飲  
而縱挾彈懷  
丸男女襍水  
上平抑賣之  
買即賈貨實  
向遠貪

朱養純評去  
樹禁游關係  
極大

朱長春評上  
開游此楚游  
不計自予居  
手游手游俠

之民何渠必  
樹下眯目而  
望山童子墜  
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璧  
聘困京人爭  
廷名矣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賭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管子

卷二十四

十八

花齋藏板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祟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

大困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俊長評攷  
核慧

楊慎評國不  
與費爭趣第

曰君操賈趣  
則奈何國下

梅士亨評究  
物之始終而  
謹守重流視  
歲之高下而  
藏鏹豫戒故  
曰左右之流  
若獨因之又  
曰物之賈吾  
已見之也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管子

八卷二十四

十九 花齋藏板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

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

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

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

殺君曰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

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  
種有方

虎鼎新評守  
物以御此為  
精賞

孔正域評窮  
源至崑崙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衢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  
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管子 八卷二十四 二 花齋藏板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  
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  
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文籍徵也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  
刑作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  
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  
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朱養和評如  
此則鬼神不  
能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管子 卷二十四 花齋藏板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腓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玉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鑿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崋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劉勰評輕重  
成王是頂門  
針

沈鼎新評敷  
列數聖人之  
化似琪花仙  
草

沈鼎新評敷  
列數聖人之  
化似琪花仙  
草

梅士享許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下策可言不可行奕之變

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

也何貴乎徒多

梅士享許以後困魯梁

若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僞不足盡美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肝之穀兩畔爭食之比干隣

蠡螫也齒之有唇也螫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緇

徒奚反緇之厚者謂之緇公服緇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管子 八卷二十四 二十二 花齋藏板

緇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緇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緇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緇綺而踵相隨緇綺謂連續也

緇息列反車轂翼騎連伍而行翼騎也士角反言其

東西連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緇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且評到底  
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

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濶濶塗也其年民被白

管子 八卷二十四 花齋藏板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

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

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

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

老樹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

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

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

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 萊菑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

楊慎評清中  
而濁布理緻

密

張嶠評即前  
去拊法

小長春評以  
卜多復言無

當改頭換面

應賦評亦能  
愚人

柯潛評與楚  
以戰等事亦  
塗美之戲

趙用賢評此  
策最謬悠不  
可欺三尺童  
子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其  
為曆書無疑

對曰萊菔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買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躬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菔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菔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菔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管子  
八卷二十四  
二十  
花齋藏板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邕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奔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許此術  
兼能服楚楚  
豈昏寧罔覺  
耶

九分然若  
至矣未白  
七言情

柳士亭評載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改智

實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五

花齊藏板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

王師非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氏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宴  
然得之謀何  
慘也

楊忱評械器  
一稱亦迂

小義和評魯  
制齊削北  
勢不待不歸  
齊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朋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一  
花齋藏板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  
隰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李泌評因心  
理時煞有歸  
有

朱養純評五  
行四時俱從  
月令而寓亦  
授時重民之

遺意

何俊良評順  
春時以惠民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窺微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春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

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

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

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

儀之中。行風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管子

八卷二十四

二十七

花齋藏板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期年

又也。漢行刑。教民樵室鑽鑿。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

亦盡冬月止。教民耨。懷銘鉛。又疆權渠。緹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煦如  
養道

岳正評子夏  
禁傷夷正以  
養物

曾彥評麥祀  
太宗黍太祖  
各有所配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相在此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設為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八 花齋藏板

大衍滅五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日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大夫以土而祭天子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嫗土神土

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得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曰嘗祖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祀春通

朱養和評秋  
至冬始順時  
起事與前同  
意

周元會評靜  
處義徵

蘓軾評犯天  
之陸語與極

家也。三。無功者無祀。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土故無功者立待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畯。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墳。麓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允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管子。卷二十四。二十九。花齋戴板。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銜牛馬之實。在野者。王。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官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菹。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民也。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少而飽。不。芸。之。害。也。宜。穫。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昏然然。張。耜。當。弩。鈹。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

管。子。卷。二。十。四。三。十。花。齋。藏。杖。

標。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禱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

補。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以。變。輕。重。庚。第。八。十。六。

芸。下。草。皆。存。民。以。僅。存。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

薪。藿。葦。足。蓄。積。

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三。月。之。蓄。凡。在。趣。

三。月。之。害。也。宜。芸。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宜。張。耜。當。弩。鈹。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管。子。卷。第。二。十。四。終。藏。杖。



